

##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表演藝術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70412 版面 九版

「花都新潮——反舞蹈」

陳玉慧·寄自巴黎

## 本世紀最後一個舞蹈運動

(下)

小劇場的演出團體很多，創新的精神濃厚，到三月底之前已有廿個團體參加演出，到底之前將會有更多的演出，雖然小劇場，但是反而較受到輿論的重視，新的舞蹈運動其實是在小劇場中蓬勃地展開，最受到垂青的是孟岱及法蘭斯瓦·葛候 (Francis Duroine) 的作品，他們的年紀都不超過卅歲。

## 試圖「重新建築」

孟岱和法國前進的女編舞家卡特琳·迪飛絲 (Catherine Diverse) 同組了舞團，他們兩人在幾年前曾經去日本和舞蹈大師 ONO 學習舞蹈，近年來的作品在劇場表現上常有驚人手筆，譬如孟岱本年度的作品「猴子的麵包」(Pain du Singe) 中，在佈景及道具的運用上有很大的突破，而迪飛絲編舞時強調「安靜」的力量，她說：「在靜與動之間找尋一種真的表達……」這個重大的發現，在去日本之前就有了雛型，因此才去了日本，孟岱認為他們去日本是為了破壞，破壞他們原有的一切，思想上的，身體上的，問他為什麼



▶法蘭斯瓦·葛候亞洲巡演後，在新作「比翼鳥」中，表現寬濶的人文視野。(陳玉慧 提供)

麼要破壞？他的回答很簡單：

## 表演包含不表演

「為了要重新建築。」

後致力於他的作品「比翼鳥」(La Anga)，風格上更見精煉成熟，利用電影的超寫實手法及形象的迂迴，接近詩意的表達和象徵，體操科班出身的他，身體運作上有強烈美感

的追求，他的舞蹈是電影和詩的新結合，一個用身體寫詩的舞者，一個不負眾人期待的編舞家，「比翼鳥」透露出他對人生的關懷，對「危險」的試探及對「脆弱」的承擔，呈現了一種溫和的人文氣氛，有較突出的視野。

「比翼鳥」是一個三人舞，一個發生在馬戲團的故事，葛候的合作對象是飛利浦·努費 (Philippe nouvelle)，他原先在馬戲團擔任小丑，在比翼鳥中，他穿插在二個舞者間，在二種和諧之間，二種平衡之間，葛候似乎企圖在舞者與觀眾之間找到一個第三者，一種溝通、交流和滿足……從來沒參加過舞蹈演出的努費表示對他最難的部份是不動及不表演的部份。

## 舞蹈也要有聲音

有一種很明顯的趨勢，愈來愈多的舞蹈表演有台詞演出，甚至愈來愈多的編舞者認為聲音也是身體表達的一部份，因此有人便認為這是舞蹈戲劇化的一個特徵，孟岱不以為然，他並且說：「所謂的舞蹈戲劇化不一定是好現象，這只是一

種方向，一種可能性而已……」此外，現階段的舞蹈也深受電影及錄影藝術等媒體的影響，但就像前面所說的，這也是可能性之一，在巴黎，有少數人還在主張舞蹈該回到原始宗教儀式，而那就是另一種可能性了。

## 要創舞蹈史新頁

舞蹈年才剛剛開始，來巴黎參加演出的西德一位前衛編舞者蘇珊琳卡 (Susanne Linke) 承認法國的新舞蹈在最近幾年中有了可觀的發展，舞蹈史將又在巴黎開創新一頁。然而她也指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即是，表面上看起來這個新的舞蹈運動的形式和內容可能性非常豐富，風格也各有所長，而事實上，認真看起來卻可發現，有些人的作品仍然停留在為反舞蹈而反舞蹈的習慣上，風格也十分雷同，不外於日本舞蹈及區那包許的影子。

區那包許是引動法國新舞蹈潮流的先驅者，然而推動這個潮流的真正力量來自於歐洲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基礎。新的舞蹈運動已經開始了，它是多重面貌的、非學院的，有些神秘氣息的……至於它究竟應該是怎何種面貌？還沒有人敢置言。足以肯定的是一些勇敢的舞蹈工作者已經踏上這條大路了，他們朝氣勃勃，來勢洶湧。

讓我們期待一九八八年法國舞蹈年的演變。